

書名 鹽鐵論十卷 弘治十四年新淦涂氏
據嘉泰二年刊本重刊
撰者 漢 桓寬 撰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子-儒家-議論經濟-漢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21
編號 C4444600

卷五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44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2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鹽鐵論十卷 弘治十四年新淦涂氏據嘉泰二年刊本重刊](#)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鹽鐵論卷第一

本議第一

漢

桓

寬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
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
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
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
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
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

鹽鐵論卷第五

相刺第二十

大夫曰古者經井田制廛里丈夫治其田疇
女子治其麻枲無曠地無遊人故非商工不
得食於利末非良農不得食於收穫非執政
不得食於官爵今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
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來浮游不耕而
食不蠶而衣巧偽良民以奪農妨政此亦當
世之所患也文學曰禹蹙洪水身親其勞澤

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
不顧而暇耕乎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立
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
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載之後天
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傳曰君
子當時不動而民無觀也故非君子莫治小
人非小人無以養君子當不耕織為匹夫匹
婦也君子耕而不學則亂之道也大夫曰文
學言治尚於唐虞言義高於秋天有華言美

未見其實也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為相子思
子原為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為境南畏楚
人西賓秦國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
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
夫仲尼之門七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室家負
荷而隨孔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故玉屑滿
篋不為有寶誦詩書負笈不為有道要在安
國家利人民不尚文繁衆辭而已文學曰虞
不用百里奚之謀而滅秦穆用之以至霸焉

夫不用賢則亡而不削何可得乎孟子適梁
惠王問利答以仁義趣舍不合是以不用而
去夫懷寶而無語故有粟不食無益於飢覩
賢不用無益於削紂之時內有微箕子外
有膠鬲棘子故其不能存夫言而不用諫而
不聽雖賢惡得有益於治也大夫曰橘柚生
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好音生於
鄭衛而人皆樂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夷吾戎
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

善惡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
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
也意未誠與何故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也
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
能正不食諫諍之君故桀有關龍逢而亡夏
殷有三人而商滅不患無由余夷吾之倫患
無相穆之聽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出
原放逐於楚國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三黜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

而不合者也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
在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善聲
而不知轉為能歌也善言而不知變未
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
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
蟬之不知雪堅據古文以應當世猶辰參之
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孔子所以不用
於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也文學曰日月之
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而聾人不能聞

夫為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聾何特蟬之不
知重雪耶夫以伊尹之智太公之賢而不能
開辭於桀紂非說也非聽者過也是以荆和
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
澤畔曰安得臯陶而察之夫人君莫不欲求
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牽於流說惑於道
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讒佞用事以此亡國破
家而賢士飢於巖穴也昔趙高無過人之志
而居萬人之位是以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

盡失其 何膠柱之調也大夫曰所謂文學
高第者智略能 王之術而姿質足以履
行其道故居則為人師 為世法今文學
言治則稱堯舜道行則言孔墨授之政則不
達懷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
情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
人諸生所謂中直者遭時蒙率備數適然耳
殆非明舉所謂固未可與論治也文學曰天
設三光以照記天子三公卿以明治故曰公

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
主之任下有遂聖化之事和陰陽調四時安
衆庶育群生使百姓輯睦無怨思之色四夷
順德無叛逆之憂此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
務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太顛閎夭九卿
之人文學不中聖主之明舉今之執政亦未
能稱盛德也大夫不說作色不應也文學曰
朝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士者位危任座
正言君之過文侯改言行稱為賢君袁盎面

刺絳侯之驕矜卒得其慶故觸死亡以干主之過者忠臣也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鄙人不能巷言面違方今人主穀之教令張而不施食祿多非其人以妨農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且夫帝王之道多墮壞而不脩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殊路第二十一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

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云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殖於衛子貢子臯遁逃不能死其難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已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為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文學曰宋襄公知孔父之賢而不

早任故身死魯莊知季有之賢授之政晚而
國亂衛君近佞遠賢子路居蒲孔悝為政簡
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殺
而禍及忠臣二子者有事而不與其謀故可
以死可以生去止其義一也晏嬰不死崔慶
之難不可謂不義微子去殷之亂可謂不仁
乎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真
偽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珠不畫今仲
由冉求無檀栢之材隋和之璞而強文之譬

若彫朽木而礪鈍刀飾嫫母畫土人也被以
五色斐然成革反遭行潦流波則沮矣夫重
懷古道枕籍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邨里
逐雞難亦無黨也文學曰非學無以治身非
禮無以輔德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寶也待鑑
識之工而後明毛嫱天下之姣人也待香澤
脂粉而後容周公天下之至聖人也待賢師
學問而後通今齊世庸士之人不好學問專
以已之愚而荷負巨任若無楫舳濟江海而

遭大風漂沒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
得沮而止乎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
人能因而不能改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
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
夫子之門然攝齊師友行行爾鄙心猶存宰
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牆不
可朽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質而外
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
功故良師不能飾戚施香澤不能化嫫母也

文學蒙以不潔鄙夫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
祀上帝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為窮夫
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
盡其才也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事人
加則為宗廟器否則斯養之豐才于越之鉦
不厲匹夫賤之二人施巧人主服而朝也夫
醜者自以為姣故飾愚者自以為知故不學
觀笑在已而不自知不好用人自是之過也

訟賢第二十二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死宰
我以柔弱殺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
者矜已而伐能小知而巨收欲人之後已不
能以己之後人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此
其所以身殺死而終菹醢也未見其為宗廟
器觀其為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
文學曰騏驎之輓鹽車垂頭於太行屠者持
刀而睨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也蓬頭
垢面而笑之當此之時非無遠筋駿才也非

文王伯樂莫知之賈也子路宰我生不逢伯
樂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
死然天其祝予矣孔父累華督之難不可謂
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大夫
曰今之學者無太公之能騏驎之才有以蜂
蠆介毒而自害也東海成顓河東胡建是也
二子者以術蒙舉起卒伍為縣令獨非自是
無與合同引之不来推之不往狂狷不遜忤
害不恭刻轢公主侵陵大臣知其不可而強

行之欲以干名所由不軌果殺其身未覩功
業所至而見東觀之殃身得重罪不得以壽
終狡而以為知訐而以為直不遜以為勇其
遭難故亦宜也文學曰二公懷精白之心行
忠正之道直已以事上竭力以徇公奉法推
理不避強禦不阿所親不貴妻子之養不顧
私家之業然卒不能免於嫉妬之人為衆枉
所排也其所以累不測之刑而功不遂也夫
公族不正則法令不行股肱不正則姦邪興

起趙奢行之平原范雎行之穰侯二國治而
兩家全故君過而臣正上非而下譏大臣正
縣令何肯不及諸已而行非於人執政之大
失也夫屈原之沉淵遭子柳之譖也管子得
行其道鮑叔之力也今不覩鮑叔之力而見
汨羅之禍雖欲以壽終無其能得手

導道第二十三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史曰文學結
髮學語服膺不舍辭若循環轉若陶鈞文繁

於春華無効於挹風飾虛言以亂實道古以
害今從之則縣官用發虛言不可實而行之
不從文學以為非也衆口囂囂不可勝聽諸
卿都大府曰久矣通先古明當世今將何從
而可矣丞相史進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
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而必隨古
不革襲故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推車尚在也
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
便於用也孔對三君殊意晏子相三君異道

非苟相反所務之時異也公卿既定大業之
路建不竭之本願無顧細故之語牽儒墨論
也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
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通之實
上自黃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
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
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舉而貫之貫而行
之何更為哉丞相史曰說西施之美無益於

容道堯舜之德無益於治今文學不言所為
治而言以治之無功猶不言耕田之方美富
人之困倉也夫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故
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可與世俗同者為其
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聞
故舟車之治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之法
立然後民信之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
文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與論道術之外也
文學曰君子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

小人蔽智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隳名立而
不頓小人智淺而謀大羸弱而任重故中道
而廢蘇秦商鞅是也無先王之法非聖人之
道而因於已故亡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
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
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禹之治水也
民知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
害莫不畏其刑故夏后功立而王商鞅法行
而亡商鞅有獨智之慮世不獨見之證文學

不足與權當世亦無累負之殃也

論誹第二十四

丞相史曰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迂而難遵稱往古而言訾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此人本狂以已為拭此顏異所以誅黜而狄山死於匈奴也處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訕其上終以被戮而喪其軀此獨誰為負其累而蒙其殃乎文學曰

禮所以防淫樂所以移風禮興樂正則刑罰中故隄防成而民無水菑禮義立民無亂患故禮義壞隄防決所以治者未之有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故禮之所為作非以害生傷業也威儀節文非以亂化傷俗也治國謹其禮危國謹其法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禍廢古術隳舊禮專任刑法而儒墨既喪馬塞士之塗壅人之口道諛日進而上不聞其過此秦

所以失天下而殞社稷也故聖人為政必先
誅之偽巧言以輔非而傾覆國家也今子安
取亡國之語而來乎夫公卿處其位不正其
道而以意阿色順風疾小人淺淺面從以成
人之過也故知言之死不忍從苟合之徒是
以免於縲紲悲夫丞相史曰檀柘而有鄉
藿韋而有藂言物類之相從也孔子曰德不
孤必有鄰故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
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今先帝躬行仁

聖之道以臨海內招舉俊才賢良之士唯仁

是用誅逐亂臣不避所親務以求賢而簡退
不肖猶堯之舉舜禹之族殛鯀放驩兜也而
曰苟合之徒是則主非而臣阿是也文學曰
臯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水之災堯
獨愁悴而不能治得舜禹而九州寧故雖有
光明之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春秋
刺有君而無臣先帝之時良臣未備故邪臣
得間堯得舜禹而殛鯀驩誅趙簡子得叔

向而盛青肩詘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丞相史曰堯任鯀驩得舜禹而放殛之以其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人君用之齊民而顏異濟南亭長也先帝舉而加之高位官至上卿狄山起布衣為漢議臣處舜禹之位執天下之中不能以治而反坐訕上故驩堯之誅加而刑戮至焉賢者受賞而不肖者被刑固其然也文學何恠焉文學曰

論者相扶以義相喻以道從善不求勝服義不耻窮若相迷以僞相亂以辭相矜於後息期於苟勝非其貴者也夫蘇秦張儀熒惑諸侯傾覆萬乘使人主失其所持非不辯然亂之道也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今子不聽正義以輔卿相又從而順之好須臾之說不計其後若子之為人吏宜受上戮子姑默矣丞相史曰蓋聞士之居世也衣服足以勝身食飲足以供親

內足以相卹外不求於人故身修然後可以
理家家治然後可以治官故飯藟糲者不可
以言孝妻子飢寒者不可以言慈緒業不備
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
者斯亦足以默矣

孝養第二十五

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
錦繡也以已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
勤勞猶足以順禮歡菽飲水足以致其

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為能養不敬何以別
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禮不
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易曰東鄰
殺牛不知西鄰之禴祭也故富貴而無禮不
如貧賤之孝悌閨門之內盡孝焉閨門之外
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
家禮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
亦和顏色承意盡禮義而已矣丞相史曰八
十曰耄七十曰耄耄食非肉不飽衣非帛不

暖故孝子曰甘毳以養口輕暖以養體曾子
養曾皙必有酒肉無端綽雖公西赤不能以
養為容無肴膳雖閔曾不能以養卒禮無虛
加故必有其實然後為之父子與其禮有餘
而養不足寧養閑餘而禮不足夫洗爵以盛
水升降而進糲雖備然非其貴者也文學
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
皙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
也君子重其禮小人貪其養夫嗟來而招之

投而與之乞者由不取也君子苟無其禮雖
美不食焉故禮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是饋
輕而禮重也丞相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
養次祿養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
次也夫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當路於世者
高堂邃宇安車大馬衣輕暖食甘毳無厭者
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旦無暮食藟糲者藁
茹樓臘而後見肉害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
是盛夫藟糲乞者所不取而子以養親雖欲

以禮非其貴也文學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由蹠躋之養也高臺極望食案方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盜囊也何故常盛不道之物夫取非有非職財入而患後之身且死禍殃安得饜膾而食肉魯參閔子無卿相之養而有孝子之名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故禮非而養豐非孝也涼困而以養非孝也丞相曰上孝養色其次安親其次全身往者陳餘

背漢斬於涇水五被邪逆而夷三族近世主父偃行不軌而誅滅呂步舒弄口而見戮行身不謹誅及無罪之親由此觀之虛禮無益於已也文實配行禮養俱施然後可以言孝孝在於質實不在於飾貌全身在於謹慎不在於馳語也文學曰言而不誠期而不信臨難不勇事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違其意以順其惡今子不忠不信巧言以亂政導諛以求合

若此者不容於世春秋曰士守一不移循理
不外援其其職而已故卑位而言高者罪也
言不及而言者傲也有詔公卿與斯議而空
戰口也

刺議第二十六

丞相史曰山林不讓椒桂以成其崇君子不
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
知距諫者害專已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
舉及衆者無頓功詩云詢于鵠莩故布衣皆

得風議何況公卿之中乎春秋士不載文不
書咥者以為宰士也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
與聞諸侯僕雖不敏亦當傾耳下風攝齊句
指受業徑於君子之塗矣使文學言之而是
僕之言有何害使文學言之而非雖微丞相
史孰不非也文學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
導人謂之佞夫怫過納善者君之忠臣大夫
之直士也孔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
不失其家今子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枉

不能正邪不能匡順流以容身後風以說上
上所言則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
響之於聲終無所是非衣儒衣冠儒冠而不
能行其道非其儒也譬若土龍文章首目具
而非龍也葦歷似菜而味殊玉石相似而異
類子非孔氏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面從之
儒非吾徒也冉有為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
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桀者不為智
為桀歛者不為仁丞相史默然不對

利議第二十七

大夫曰作世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之未
安故使使者舉賢良文學高弟詳廷有道之
士將欲觀殊議異策虛心傾耳以聽庶幾云
得諸主無能出奇計遠圖匈奴安邊境之策
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議
論無所依如膝癢而搔背辯訟公門之下訥
訥不可勝聽如品卽口以成事豈明主所
欲聞哉文學曰諸生對冊殊路同歸指在於

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正當世之失莫
不云太平雖未盡可曾用宜畧有可行者焉
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隋議計慮
籌策以故至今未決非儒無成事公卿欲成
也大夫曰色厲而內荏亂真者也文表而柔
裏亂實也文學衰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
跣跣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
譏言治過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萬乘及
授之政昏亂不治故以言舉人若以毛相馬

此其所以多不稱舉詔策曰朕嘉宇內之士
故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之士趨遷官祿
言者不必有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難有舍
其車而識其牛貴其不言而多成事也吳鐸
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殺鶡鳴夜鳴
無益於明主父鳴鶡無益於死非有司欲成
利文學桎梏於舊術牽於間言者也文學曰
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
司也文學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之位文

學桎梏於舊術有司桎梏於財利主父偃以
舌自殺有司以利自困夫驥之才千里非造
父不能使禹之知萬人非舜為相不能用故
季相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為司寇
然後悖熾驥舉之在伯樂其功在造父造父
攝轡馬無駑良皆可取道周公之時士無賢
不肖皆可與言至治故御之良者善調馬相
之賢者善使士今舉異才而使減騶御之是
猶扼驥驢車而使去月之疾此賢良文學多不
稱舉也大夫曰嘻諸生聞闢茸無行多言而不
用情貌不相副若穿踰之盜自古而患之是
孔丘斥逐於魯君曾不用於世也何者以其
首攝多端迂時而不要也故秦王燔去其術
而不行坑之謂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
顏眉預前論議是非國家之事也

國病第二十八

文學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
之耻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

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况乎佐天下之本朝而施聖主之德音教澤乎今公卿處尊位執天下之要十有餘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家累萬金此君子所耻而伐檀所刺也昔者商鞅相秦後禮讓貪鄙尚首功務進取無德序於民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薙其身以謝天下當此之時亦不能論事矣今執政患

儒貧賤而多言亦憂執事富貴而多患也大
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也丞相史曰夫辯國
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待失何不徐徐道理相
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
利也憂國家之用邊境之費也諸生閭閻爭
鹽鐵亦非為已也欲反之於古而輔成仁義
也二者各有所宗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古
術而非今之理也且去小雅非人必有以易
之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懷臧之來遠方使

邊境無寇虜之災租稅盡為諸生除之何況
鹽鐵均輸乎所以貴術儒者貴其處謙推讓
以道盡人命辯訟愕愕然無赤賜之辭而見
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夫言過而諸生亦如
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賢良文學皆離席曰
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稱以逆執事
夫藥酒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
行故愕愕者福也譏譏者賤也林中多疾風
言言入人耳萬里之朝日聞唯唯而後聞者

生之愕愕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大夫色少
寬面文學而蘇也賢良曰窮巷多曲辯而寡
見者難喻文學守死湏臾之語而終不移夫
往古之事昔有之語已可觀矣今以近世觀
之自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世殊而事異文
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
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
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吏即少廉民
即寡耻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世人有言鄙

儒不如都士文學皆出山東希涉大論子大
夫論京師之日久顧分明政治失之事故所
以然者也賢良曰夫山東天下之復心賢士
之戰場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山
東子弟蕭曹樊鄴滕灌之屬為輔雖即異世
亦既閔天太顛而已禹出西羗文王生北夷
然聖德高世有萬人之才負迭羣之任出入
都市一旦不知返數然後終於廝役而已僕
雖不生長京師才駑下愚不足以大議竊所

以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
不靡哭質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
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
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
出無佚游之觀行即負羸止作鋤耰用約而
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
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
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天下
乂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

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縉江充禁服張大夫
革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微細並行不可勝
載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
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
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刑戮充等誅滅
殘賊以殺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責然居民肆
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
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
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者

侈貧賤寡殺女工難成而易斃車器難就
易敗車不累晷哭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
鍾常民文杯畫案机席緝跣婢妾衣紉履絲
匹庶糲飯肉食里有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
巷踰鞠乘耒抱插躬耕身織者寡娶要歛從
容傳白黛青者衆無而為有貧而強夸文表
無裏紉跣臬裝生不養死厚送葬死殫家遣
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減貧者
稱貸是以民年急而歲促貧即寡耻乏即少

鹽鐵論卷第五
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故國有
嚴不急之徵即生前不足疾矣

鹽鐵論卷第五終





